



我常跟老友们抱怨,现在的冬天像被抽走了筋骨,连霜都下得敷衍,更别说把河冻得结实结实了。我们这儿本是四季分明的好地方,应该是春有菜花满田、夏有荷风送凉、秋有稻浪翻金、冬有银装素裹才对。可这些年,秋天像被谁掐短了似的,人们刚把薄外套找出来,日子一滑,就到了少霜少冻的冬天。这不由得让我这位60后常想起儿时的点点滴滴。

我偏爱儿时的冬天。不是因为不怕冷,而是那时候的冬天实在有味、有故事。夜里要是起雾,第二天一早准有惊喜。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满眼都是白——不是雪,而是树梢上挂着的冰棱。柳树枝条本是软乎乎的,裹了层冰就硬挺挺地垂着,像水晶雕的帘子;杨树叶早落光了,光秃秃的枝桠上结着细碎的冰粒,阳光一照,亮晶晶的能晃花眼。更奇的是庄上的小河,头天晚上还听见水流“哗哗”绕着船帮转,过一夜就冻成了厚厚的冰,生产队的木船、水泥船都冻在里头不能动弹。

天刚蒙蒙亮,生产队的劳力们就扛着石榔头往河边去了。破冰是个实打实的力气活儿,得选胳膊粗、腰杆硬的“大劳力”去干。他们先围着水泥船转一圈,举起石榔头“咚咚咚”地砸下去,冰面瞬间会裂开一道道白印,“咔嚓”声顺着河面传出好远。为啥先砸水泥船周围的冰呢?那是因为木船娇贵,船帮是杉木做的,得等水泥船周围的冰敲松了再动。几个人站在水泥船上,一边砸冰一边晃船,船身一晃,冻在船底的冰就“咯吱吱”地响。等砸得差不多了,再用竹篙子往冰里一扎,使劲一撑,船就慢慢向前游动起来。

傍晚下班回家,路过街角的高中校门,看着穿着校服的学生们说说笑笑地走出校园,心里忽然泛起一阵酸涩的涟漪,那些被刻意压在心底的遗憾,又悄悄冒了出来。忍不住想,如果当初选择读高中,是不是就能和他们一样,拥有一段埋头苦读的青春,说不定还能考上理想的大学,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?

不止是学业,连当初的专业选择也成了心里的一道坎。无数个疲惫的深夜,我都会忍不住假设,如果当初没有选现在这个专业,是不是就不用面对如今繁琐的工作,也许会过着另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?可转念

霜打的青菜

□ 陈秀珍

天一冷,那层薄薄的白霜,像是给满园的青菜披上一件素净的白纱,也悄悄给菜叶浓墨重彩地增添了独属冬日的清甜。

妈妈在世时常念叨:“霜打的青菜,比肉好吃!”我们放学回家的中饭定是一锅菜粥。妈妈虽不识字,却把寡淡日子里的烟火智慧嚼烂于心。这被霜吻过的青菜,褪去了青涩苦味,多了分软糯清甜,是冬日里最熨胃的滋味。

时过冬至,气温一天低过一天,老家的菜园子里,霜打菜正长得旺盛。瘦子栽的上海青,更是菜园里的主打。经鸡粪肥滋养的青菜,棵棵敦实,叶子深绿平滑,像是被精心擦拭过的翡翠;菜心带着点浅浅的褶皱,藏着几分憨态;菜梗是浓郁的墨绿色,鲜嫩冒水。最特别的是,菜梗在梗叶交界的地方微微向内收拢,像喂养婴儿的白瓷勺,很养眼。

这上海青被霜打过之后,为什么会格外甜?那是蔬菜遇上低温霜冻,会悄悄把体内的淀粉转化成糖分,这类可溶性糖能降低细胞液的冰点,使青菜抵御冻害,也让原本平淡的菜叶,多了股子自带的甜味。从营养上来说,霜打后的青菜维生素C含量虽略有下降,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都有所提升,清甜营养两相宜,是血糖人群的首选。

见我回老家,阳光又正好,瘦子拎着竹篮、拿把小锹,到菜园里挑菜,专挑那些长势最好的霜打菜铲,削根去黄叶装袋,塞得车子后备箱满满当当。

这些带着泥土的青菜,到了我家厨房,把它烧成几道馋人的家常菜。油豆腐果炒霜打青菜,绿叶丛中一点黄,这豆腐果吸饱了青菜的汤汁,咬一口,满嘴都是清香;咸肉菜饭更是冬日限量版,咸肉的油浸润着米饭,青菜的清爽又中和了油腻,一碗下肚,浑身都暖和和的;还有最朴素的青菜豆腐汤,汤色清亮,豆皮爽滑,青菜鲜嫩,嚼上一口,满嘴家的味道。

儿时的冬天

□ 韩世凯

来,留下一道碎冰碴子铺成的水路。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站在河边举着冻得通红的小拳头直喊“加油”,眼睛死盯着那只石榔头,盼着他们多砸出几声响来,好让这冬天的热闹再久一点。

我家西边的西大河,是村里孩子们冬天的天然游乐场。河一结冰,我们男孩子们最爱做的,是找块平整的厚冰——薄的不行,一拿就碎。有人用铁钎扎,有人用凿子凿,好不容易弄下一块后,就掏出早就藏在口袋里的芦柴管——这芦柴管得选空心的,还得直溜,不然吹不动——把芦柴管对着冰块,鼓着腮帮子使劲吹,热气直抵小冰块,慢慢地冰上就融化出一个小洞了。等洞通了,我们再找根草绳穿过去,打个结,系在竹竿上,就成了我们的“大锣”——其实这大锣不响,就是个抬着走的玩意儿。我们几个人抬着“大锣”,满庄子转悠,还学着村里文娱宣传队的大人们喊口号:“抓革命,促生产!”喊得声嘶力竭,冻得鼻子通红也不在乎……

我奶奶住的土房子,墙是夯土的,屋顶盖着茅草。要是夜里下点雨,第二天早上屋檐下便挂着一串串冰棱,最长的有尺把多,亮晶晶的像水晶柱子。我们几个小伙伴早约好了,谁先到谁先挑。我总是跑得最快,伸手就去够最长最粗的那根。手指一碰,冰凉的感觉瞬间从指尖传到心里,却不愿撒手,掂着脚使劲掰,“咔嚓”一声掰下来,拿在

手里玩半天。

下雪天更是我们的节日。大人们站在门口看雪,嘴里念叨着“瑞雪兆丰年”,可我们不管这些,只盼着雪下得越大越好。雪一停,院子里、田埂上、屋顶上,全是白茫茫的一片,连平日里黑乎乎的路都变干净了,踩上去软乎乎的,能陷进半个脚脖子。我们先堆雪人,滚两个大雪球,一个当身子,一个当脑袋,再从家里找两颗旧纽扣当眼睛,一根胡萝卜当鼻子,最后偷偷扯下妈妈的红布条系个围巾,这雪人就活了。然后是打雪仗,分成两拨,各自找雪堆当堡垒,抓着雪球就往对方身上扔。雪灌进脖子里,凉得一激灵,却笑得更欢。有时候滚雪球,从家门口滚到河边,雪球越滚越大,最后得几个人才能抬得动,虽然累得满头大汗,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

现在冬天,我总念叨儿时冬天家里腌的腊肉咸货好吃。也许是那时候的冬天冷得厉害,腊肉才被“风”出了真正的味道。记得快过年的时候,村里家家户户都要风猪头、风排骨、风咸鱼,甚至还有人家会风猪大肠。“风”就是把那些肉、鱼之类的食材用盐腌过后,挂在屋子的北檐下,日夜让北风吹。那北风吹得猛,又干又冷,肉、鱼里的水分慢慢被吹干,油脂凝在表面,颜色变得红亮,像涂了一层红油,看着就好吃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冰箱是什么东西,人们全靠冬天的冷劲儿把肉、鱼存住,还能存出独特的腊香味哩!

回忆是幸福的,怀念是为了不忘却过去的美好。我怀念的不只是儿时的冬天,更是那些藏在冬天里的童真、童心和童趣,还有那永远抹不去的旧日时光——那些冷得打哆嗦,却笑得比阳光还暖的日子。

人生没有如果

□ 仲元芳

一想,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。那些“如果”里的人生再美好,也只是虚幻的想象,真正属于我的,只有已经走过的曾经。

收音机里突然传来熟悉的歌声:“心若在,梦就在,一切不过是从头再来……”歌词唱得掷地有声,我却莫名有些心虚。我们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,安慰自己也鼓励别人,可大多时候,我们都成了语言的巨人、行动的矮子。嘴上说着从头再来,脚下却始终停在原地,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。

命运确实偶尔会捉弄人,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错方向,但更多时候,命运其实就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有的人遭遇挫折后,总把“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”挂在嘴边,以此逃避现实。可我慢慢明白,就算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,当初的你依旧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现在的生活,不过是无数个过往的选择,加上自身的性格、境遇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怨天尤人没用,自叹命薄也徒劳。

一年四季,冬季最需要阳光。当你拿把椅子或搬张凳子,坐在院墙下晒太阳时,该是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光。

村里人越来越少,村庄正在老去,从院门口坐着的老人就能看出。我偶尔回到村庄,所遇几乎皆是老人。他们弯腰驼背,也要扛起生活的艰辛。作为老农民,忙碌是他们的本色,没事也要找事做。为此,我倒希望冬季再漫长一些,这样,乡村老人才能坐在家门口多晒太阳,让时间的脚步慢下来,让苍老的步伐慢下来。老人们坐在一起晒太阳,聊家常,是冬日乡村和美的景象。

犹记得小时候在家门口晒冬的场景,是那样的温暖,又是那样的亲切,因为母亲在。

母亲坐在凳子上,米筛放在八仙桌上。米筛里有许多宝贝:没有织完的毛衣,正在缝补的衣裤,将要纳的鞋底等。只见母亲左手托衣,右手持针,穿过数针后,将针在头发上摩擦几下,然后再穿下一针。想必是将头油摩擦到针上,让针更锋利,穿引起来更行云流水。

我家门庭开阔,阳光充足,母亲人缘又好,热情好客,所以每到阳光普照的冬日,家门口就会聚集很多人。以女性居多,如母亲一样,要么织毛衣,要么纳鞋底,要么补衣裤。她们边做边聊,聊家长里短,聊春秋收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

为尽地主之谊,母亲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零食拿出来。看着本就不多的零食

格、境遇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怨天尤人没用,自叹命薄也徒劳。

静下心来想想,自己其实已经很幸运了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能保障基本的生活;父母尚在,还能让我有机会尽孝;孩子也算懂事,认真读书。这个年纪,有人早已失去双亲,承受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;也有人遭遇失独的不幸,余生都要在孤独和思念中度过。和他们相比,我的那点遗憾和烦恼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不由得想起余华的《活着》,福贵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,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,最后只剩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。可他依旧没有放弃,每天摇着鞭子,喊着亲人的名字,平静地度过余生。这本书给我的启示很简单:活着,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。那些所谓的遗憾和不甘,在“活着”这个前提面前,都变得微不足道。

夜渐渐深了,心里的烦躁也慢慢平息。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曾经和当下。与其在虚幻的假设里消耗自己,不如珍惜眼前的生活。从明天起,少一些空想,多一些行动,就算不能从头再来,也能在当下的生活里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晒冬

□ 翁衡临

很快被大家风卷残云,我和弟弟心里有些不舍,时生怨言:“有的人跟我们关系一般,为啥还把好吃的给他们?”母亲总是语重心长地说:“来者都是客,当然要热情招待呀!做人不能太小气。”

冬日,人要晒,物也要晒。除了衣裤鞋袜、榻床桌凳,晒得最多的当属被子。母亲把被子挂在竹竿上,用棍子敲打着灰尘,翻身后接着晒。晒过的被子,盖在身上暖洋洋的,晚上都能闻到阳光的味道。我做了一个美梦,梦见腊肉的味道。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想必是白天我看见挂在墙上的腊肉,想吃没吃成,只能在梦里实现。

每到腊月,母亲要么杀年猪,要么买几十斤猪肉回来腌。母亲将肉洗净,周遭涂上盐,放在大缸里,腌制一段时间后,挂在太阳底下晒。老屋坐北朝南,母亲在南墙上打了许多铁钉和木栓,主要用来晒腊肉。腊肉被太阳一晒,不仅冒油,还散发出阵阵香味,勾得我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。

又是一年冬来到,不知还有谁家把腊肉晒在南墙上,还有哪位老人坐在家门口晒太阳。中青年多已外出,留守的老人也越来越少,大家聚在一起晒冬阳的温馨场面,也许再难寻觅。

巷陌寻史者

□ 杨兰萍

走在高邮的街巷里,你或许会遇见这样一群人,她们脚步轻缓,目光却锐如探针,仿佛能在青砖缝里、旧窗棂后嗅到时光散落的鳞片。她们是高邮档案馆的征集员,却更似一群逆溯光阴的拾荒者,肩头扛着一种被世人称作“厚脸皮”的柔软铠甲。

这“厚脸皮”,并非鲁莽与冒失,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固执。因为她们相信,历史往往躲在尊严的背面,蜷在被人遗弃的某个角落。于是她们学会了用脚丈量每一寸可能藏着记忆的土地,用耳捕捉风中飘忽的往事碎片,用手轻轻叩开一扇扇紧闭的门窗,即便那叩门声常常换来一声叹息,或是一道疏离甚至是厌恶的目光。

“软磨硬泡”的功夫,是她们行走民间的必修课。她们讲究“三勤”——脚勤、嘴勤、耳朵勤,她们总能在犄角旮旯里嗅到历史的气味:废品站捆扎的旧报纸、老裁缝压箱底的票据存根、祠堂梁柱夹缝的族谱残页……在她们心里,在增加馆藏面前,脸皮都是浮云。她们凭着“厚脸皮”经手的带着“岁月包浆”的每张纸片甚至残页,在她们的手套下都重新活了过来,成了历史银河里倔强闪烁的星星。

她们像一群倒溯时光的拾荒者,扛着被白眼淬炼过的“厚脸皮”当盾牌。“死缠烂打”不是天赋,是看着百年契约沦为引火纸时,从喉头呕出的带血执念。

她们把自己活成会走路的筛子,接住那些从时代指缝漏下的碎屑:某张夹在相框里的契约,某页糊在鸡笼上的土地改革布告,某本历史意义重大活动的相册……当个人脸面与历史真相狭路相逢,总得有人甘愿让体面崩解成齏粉,只为让未来触摸到时光真实的肌理。

灯光晕染档案库房铁架,积沙成堆的标注“厚脸皮”哲学与“死缠烂打”成果的卷宗正在恒温恒湿中舒展,霉斑与茶渍在寂静中生长成历史的包浆。而她们——这群时光的拾荒者,仍在巷陌深处继续着她们孤独而丰盈的远征,用淬炼过的“厚脸皮”作盾,以敬畏之心为矛,在历史的星河里打捞那些依旧闪烁的、不灭的星光。

她们明白,所谓档案,不过是昨天写给今天的情书,而她们,是那个在废纸堆里寻找玫瑰的人。每一页被她们征集回来的碎片,都在她们的精心呵护下重新活过来,成为时间长河中一座座微小而坚固的灯塔,等待着被某双未来的眼睛温柔点亮。

父亲的规矩

□ 俞永军

一个人的成长,总有一些规矩约束着他的言行。在我家,就有一条规矩早已嵌入肌肤、深入骨髓、融入血脉。那就是吃饭前,父亲立下的一条规矩:人不齐,不准动碗筷;长辈不动碗筷,晚辈不得动碗筷。

犹记10岁那年,父亲带我回江苏老家过春节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父亲出生的地方,伯父、伯母、堂兄、堂嫂,一大家子亲戚皆异常高兴,搂住我,亲着我,花生、蚕豆、糖果、饼干等一大堆零食,一个劲地往我口袋里塞。

我好像一位小王子,哼着小调,来回穿梭,看着大人们不停忙活,杀鸡、宰鹅、择菜、烧火……不一会,桌上就摆满一盘盘美味佳肴:蒸香肠、卤猪耳、五香牛肉、炖公鸡、红烧老鹅、鸡蛋饺、炸春卷……我瞄准盘子里的香肠,伸手拣起一片,正打算往嘴里塞,突然,“啪”的一下,那片香肠应声掉落在桌面上。

“啊!怎么啦?”我恼怒地扭头打探。“你干嘛?有没有点规矩!”这时才发觉,父亲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,手里拿着一根筷子,面带愠色,神情凝重。

“爸爸,你为什么打我?菜都端上桌了,不能吃吗?”我颇为诧异地问道。

“原则上端上桌的菜都可以吃,但你现在不能吃,因为吃饭的人还没到齐,还没上桌。尤其是你伯伯、伯母都没上桌,都没动碗筷!”父亲一字一句地告诉我。

我心里特别委屈,但想想父亲说的话,还是不太情愿地坐到桌边,等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才端起饭碗,拿起筷子,大快朵颐。

返回江西的路上,父亲又教育了我一通:“中国人讲和睦、讲尊老,和睦、尊老要落实到平常的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细节当中,不能口头说说而已;不管别人家怎么样,这就是咱家的规矩!”

从那以后,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,我绝不会第一个到了就开吃,也绝不会第一个动起碗筷。